



紅顏

风宸雪
著



014039523

I247.57
3370
V1

红颜上卷

◎风宸雪 著



北航

C1724266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0103025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颜 : 全2册 / 风宸雪著.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143-1482-3

I. ①红… II. ①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 037848 号

红颜 (上、下册)

作 者 风宸雪
责任编辑 陈世忠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信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三河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41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1482-3
定 价 68.00 元 (上下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 录

第一章	倾国颜	001
第二章	伴君侧	042
第三章	意难平	072
第四章	生死局	108
第五章	合欢情	133
第六章	若相惜	178
第七章	故人劫	208
第八章	负前尘	242
第九章	泪红妆	278
第十章	妃子血	333





第一章 倾国颜

风和，日曜，桃花碎，丽影憧。

金碧辉煌的南歧宫墙内，阅不尽的，是繁华依旧；赏不尽的，是歌舞依旧，而你，我的夫君，是这里的天，是宫内所有女子，曲意逢迎、百般邀恩的帝王。

我是你的丽妃，空担了这一个“丽”字，我们之间的关系仅仅是一场政治联姻。

因为，南歧不以男女论尊卑，仅以嫡系为尊。

而你的母后姬颜只是先皇第二任的继后，为了将你推上皇位，她联合我的父亲，南歧上卿虞谨，将嫡后所生的皇太女澹台霓岫送往西巽和亲，从那一天起，你，澹台慎远，理所当然地成了南歧的太子，在先帝崩后，终是登基为皇。

我十三岁那年，被你迎进宫，成为你的妃，你赐给我“丽”做封号，居洗玉宫。

可，初次侍寝那日，当我忐忑不安地在龙榻上终于等到姗姗来迟的你，你眸底袭过的清冷深深刺痛了我。

那一晚，你不曾临幸我，甚至，在以后的两年中，我都没有真正成为你的女人。

渐渐习惯被你忽视，被你冷落，在这宫中，过着静默如水的日子。

我时常站在洗玉宫雕着芍药花的亭台上，遥望着你，你那么柔情脉脉地望着你的皇后，西巽淑华公主赢曲裳。

那一刻，我没有悲伤，也没有怨恨，更没有嫉妒，只淡漠地以为，会在这深宫内蹉跎掉我最美好的岁月。

但，我人生的转折，还是在战火硝烟中，悄然到来。

那一日，西巽攻破了南歧的都城。

我站在洗玉宫的亭台上，看着火光烧亮了黄昏的都城。

当惊恐的喊叫声愈来愈近地响起时，西巽腥红的旌旗已然飘扬在九重宫阙外，伴随着古老悠久的朱色宫门缓缓被军队撞开，南歧后宫充斥着混乱悲凉。

四处是惶惶逃命的宫人，有人死在西巽将士的刀下，也有人践踏着昔日同伴的尸体，继续朝前逃去。

洗玉宫的亭台很高，这里曾是前朝嫡后的寝宫，但，因为嫡后死在这，被认为不祥，所以，我才以一个弃妃的身份居此处，却不遭人嫉妒。

这也让我在今日，比任何人更清楚地看到，西巽的大军是怎样攻进南歧的腹心，以雷霆之势，锐不可当。

“娘娘，西巽攻进来了，您怎么还在这？”近身宫女圆荷在我身后带着哭音喊着。

逃？又能逃到哪？

“娘娘，这是内侍的衣裳，您赶紧换了，这里离西角门最近，奴婢刚看了下，那边还没有硝烟燃起，想是安全的。”

凝着她，我终是接过她手里的衣裳，转身进殿，匆匆换了，把青丝悉数拢在头衣内。

甫换完，旦听得“咻”，一道银光破窗射入，圆荷来不及哼一声，便匍伏倒地，一支白羽箭不偏不倚刺进她的后背，深及箭簇。

血，迅速从她淡紫色的宫衣上渗出，她的生命一点一点地消逝，殿外传来士兵嘈杂的声音，间或还有女子的呼救声，有几支乱箭从轩窗内射进，我躲避中，顺势滚进床榻下，拂动流苏，惴惴摇曳。

我终是连累了圆荷，若不是方才失神于宫破中，她或许不会死。

可凡事容不得或许，不管再怎样内疚、悲痛，都换不来她的活。

与此同时，殿门外步伐声渐起，有人进得殿来，我缩着身子，透过流苏，正看到圆荷尚未瞑目的眼，她乌黑的眼珠子，一动不动凝着某处，里面是如死水般的空洞。

那里的空洞让我颤栗着缩起身子，当死亡离自己这么近时，我突然觉到一种无法抑制的恐惧，瞬间攫住彼时的思绪，原来，我也会怕。

人的命只有一次，死去后，必是一片黑暗，从此，世上的事便再与你无关。

也没有多少人会在若干年后，记得，这个女子死在南歧都城被攻破的那一天。

用自己的生命为南歧的覆灭添上一道极淡的墨彩，渲染国破家亡的悲凉，这样的结局难道也会是我的吗？

进宫为妃是政治的交换，冷落两年是帝王的无情，这样的南歧不值得我再付出自己的命！

我要活着，一定要活着！

不管怎样，活，总比死好！

思绪被一个骤然响起的女子求饶声打破：

“不要！不要！啊——”

珠钗环佩冷冷作响间，男子带着淫意的笑声传来：

“让咱们追了这么久，还是落到哥几个手中。”

“这南歧的后妃果然标致水灵。”

“统领，您先用。”

“放开我，求求你们，放开我！”

我辨出，这是薇贵姬的声音。

薇贵姬是当了皇上三年的妃子，孕有一女，因其容颜若蔷薇妩媚，赐了这个封号。

想不到，今日，她竟落此劫难。

“真晦气！这里还有个死人，来，替本统领先移开。”似有人对着圆荷的尸体唾了一口，骂道。

透过榻边锦褥垂下的流苏，我看到圆荷的尸体被他们挪开，接着，薇贵姬被一个五大三粗的男子，抛到还沾着圆荷血迹的那块地毯上，她的衣裙已裸露大半，仍奋力挣扎着。

幸运的是，我的位置可以清楚地看到外面发生的一切，因着床底的光线较暗，外面却着实不易察觉到我。

“统领，不到床上慢慢享用？”

“妈的，不用，就在这，还真犟，你们替我按着她！我就不信，打了大半年仗，连个南

歧的女人我都制不了！”

然后，我看到两个小兵模样打扮的男子分别按住薇贵姬挣扎的双腿。

我别过头，不忍去看这一幕，薇贵姬凄楚的声音响起时，我知道，这代表着她没有任何力量保留自己最后的尊严。

伴随着那几个西巽士兵愈渐不堪的笑语声，她终于不再求饶。

我捂着嘴，生怕自己的呼吸会被他们听到，心似要跳出胸腔，其中夹杂的，有对她的同情，更多的是对这些禽兽的愤懑。

但，我什么都不能做，能做的仅是自保。

当我再次望向外面时，眸底有些水雾，浅浅的，不深。

薇贵姬的手被粗壮将领打扮的男子握住置于头顶，在他的凌辱中，她的脸愈渐靠近床榻，如雾的烟眸，仿同圆荷一样，死死望着我身处的黑暗，我不知道，她是否已看到我，抑或，她的意识早就涣散到看不见任何东西，只是不愿意将视线停驻于正在发生的凌辱上。

突然那壮硕的西巽统领低吼一声，薇贵姬的身子伴着这声吼叫，突然撞进了床榻底下，榻下雕花的木刻勾纹从她秀美的鼻端蹭过，细腻的皮肤下，鲜血顷刻冒了出来，她流血的脸在黑暗中，是狰狞的美。

我猝不及防地向更里面缩去，但，那个统领已弯身凑到榻边，欲把薇贵姬拉出去，兽一般的眼睛，在黑暗中有着敏锐的视线，没有错过蜷缩在最里侧的我。

他的眼中发出看到猎物时的贪婪光芒，低下头，如铁钳的手臂抓住我的丝履，把我使劲拽了出来，他的力气大得惊人，我被他拖出，扔到一边，那两个小兵打扮的男子，开始吃笑：

“统领，太监您都要了？哈哈。”边笑，他们边迫不及待地将薇贵姬一并拖了出来。

薇贵姬仰天躺着，脸上的血依然在流，可她浑身的力气消失怠尽一般，再没挣扎，任身体裸露在这些禽兽眼前。

我被拖出的瞬间，这些不堪的场景落进眸底，虽然将头尽量低下，但那个赤着身子的统领颇有兴致地逼近我，猛然间，用手一掀我的头衣，青丝散落，他哈哈大笑，有着得意，也有着浓重的欲望：

“老子想，怎么太监有这样小巧的脚，脸也俊俏得不像样子，果然是个女娃！”

他肮脏的手，随着这话，移到我的胸前，我用手护着胸部，但，根本敌不过他凌厉的攻势，青色的内侍服被他“咻拉”一声，撕开一大条口子。

我纵然想求生，可不代表我甘愿受这种侮辱，用手奋力一推旁边竖立的景泰蓝鎏金花瓶，高大的瓶身便往他身上倒去，伴着瓷器破碎的声响，他却敏捷地避到一边。

“妈的，不识好歹。”

他冲到我面前，狠辣的一记耳光扇得我眼前金星一片，人也被扇得扑倒在地，这瞬间，眼前陡然出现一双高腰靴，玄色的靴底绣着蟒纹，这双靴在我面前停下，然后，我听到不怒自威的声音：

“本王让你们办的事，办了吗？”

“小的参见景王！”那两个小兵声音里带着一种惧怕，这种惧怕深到让他们请安的声音都显得十分不自然。

还是那名统领见惯世面，见过礼后，禀道：

“小的正奉命寻找淑华公主殿下，但迄今尚无发现。”

“是吗？”景王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森冷。

淑华公主，不正是皇后和亲前在西翼的封号吗？

“是。”

“很好，来人。”景王的口气似是赞许，但这赞许背后隐着一种意味，在那以后，当我渐渐熟悉这个男子时，才知道这种意味代表着杀戮。

“将这三个擅离职守的士兵，就地正法！”

不过一句话，便决定了三条人命。

那三名畜牲做梦都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发落，胆小的一个已发出杀猪般的嚎叫，但被景王身后的士兵迅速拿了下去。

“景王，这两个女子如何处置？”

我的下颌在那名士兵话音落下后，被修长的手指抬起，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西翼的景王，他的眼眸同他说话的声音一般冰冷，带着洞悉一切的犀利，以及一抹羁傲。

而他的俊美，却是我从未见过的，不同于皇上澹台慎远苍白斯文的孱弱，是无俦的英挺。

在他亮若星辰的眸底，我忽然看到自己裸露的肩膀，不禁脸颊一烫，就要挣开他的手。

他唇边拂过一缕淡不可觉的笑意，松开我的下颌，我的背上旋即一暖，是他解开自己的披风，披在了我的身上。

披风很暖。

我不知道，是不是正是这时的暖意，让我即便在以后为了他柔肠寸断，依然无悔。

“将她带去军营。”他语意悠悠，指的是薇贵姬。

我不明白带去军营是什么意思，低下头的我开始盘算，该怎么掩饰自己的身份。

南歧后妃身份在举国倾覆时，未必会比一名普通的宫女更好。

“这一个呢？”

“本王自会处置。你们先下去找公主，一有消息立刻报于本王。”

“是。”他身后跟的多名士兵，脚步整齐地朝外奔去。

我匍身在地上，不知该如何是好，直到他声音响起：

“起来。”

我拢紧披风，确定自己被包裹得严实才站起身，这个小举动落在他眼里，只换来一抹哂笑。

“你是南歧的后妃？”

“不是，奴婢只是宫女。”

“这里是南歧皇后的寝宫吗？”他打量着周围，而洗玉宫无论从巍峨或者地势来说，都堪为历代皇后的寝宫，不过从前朝开始才沦为不祥之地。

我低眉敛目，恭敬地禀：

“这里是丽妃的寝宫。”

“丽妃？”

“是，娘娘方才已遭了不测。”我指着圆荷的尸身，指尖微微地颤抖，所幸他没有察觉。

“你们准备逃出宫？”

他淡淡的语气下，让我的心骤然抽紧，我抑制住怦怦直跳的心，尽量让声音如常：

“是，所以才换了这身衣裳，哪料到——”

话语未完，他陡地抓住我的手，声音冰冷如剑：

“你果真是宫女？”

我被这一拽，眼眸对上他的，他犀利的目光刺向我的脸，随后，披风被他拽得滑落，臂上的一点守宫朱砂痣落进我的眼中，也落进他的。

谁会想到，南歧堂堂丽妃之尊，入宫两年还是处子之身？

这无疑是最好的说明，我仅是宫女，不是嫔妃。

他唇边勾起一抹笑意，复为我将披风拢好。

“既是如此，你带本王去皇后寝宫。”

“是，奴婢遵命。”

他转身，身上铠甲的明光灼灼地刺进眼中，却让加剧的心跳渐渐平息，我低首带着他，往皇后的倚凤宫行去。

殿外候着的数名士兵紧紧跟在我们身后，我若想半途脱逃，看来是绝无可能。

一路，可以看到西翼的士兵在疯狂搜掠各处宫闱，但，在见到我身边的景王时，无不露出惧怕之色，纷纷俯跪行礼。

一路，又皆是不忍再顾的惨相，血浸满宫中的甬道，一具具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每一处地方，有宫女，有内侍，更有衣着鲜丽的后妃。

干涸成乌红的血上，又延淌着鲜红的新血，仿同那扇乾盛门一样，旧漆上罩着新漆，每年，始终是沉沉的红。

没有人会在意，这红色背后是刷了多少遍漆才不会褪却，正如此刻，也没有人会在意，亡国的宫中，有多少生命作为破城之日的最后一次祭奠。

而这场战争仅仅只用了三个月时间，西翼的铁骑便踏破南歧号称最坚硬的都城。

三个月前，我的夫君南歧帝君澹台慎远信誓旦旦地说，不义之师不得天助。但现在呢？

我不知道，他躲在宫里的哪个角落，回味这句话，然后，继续昂起他苍白的脸，装出大无畏的样子。

他是个懦弱的男人，忌怕着我的父亲，又倚赖着我的父亲。

所以，在他们中间，我不光意味着政治交换，更意味着必然的牺牲。

拢着披风的我，走在这应该熟悉，实际无比陌生的甬道上，倚凤宫的琉璃瓦在夜幕中微微折出几缕光芒，浅约的，敌不过月华之泽。

淑华公主，西翼的和亲公主，当她的故国占领她夫君的国土时，这个女子是怎样的心情呢？

我和她其实都是政治的交换，但，她比我幸运。

哪怕她从未为皇上生下子嗣，依然得到比其余诞下子嗣的嫔妃更多的宠爱，我不明白为什么皇上这样宠爱她，正如我不明白，西翼为何一定要灭南歧一样。

一路行去，满目苍凉。

弥漫着血腥的景象，映入我的眼中，深深地刻进心里，让我第一次发现，自己离死亡那么近。

所以，在其后，求生变成我的本能。

不管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只要能活着，就好！

“稟景王！”一个士兵从前方奔来，拉长的语音让人极不舒服。

“说。”身边的男子并未停步。

“南歧帝君和淑华公主已找到！”

“哦？”他的语气依然没有丝毫惊讶。

“淑华公主在酈台上准备焚火！”

我惊愕地抬起眼眸，景王的唇边却浮出一道似笑非笑的弧度：

“你在前面带路！”

我看不透这样的表情背后几许乾坤，只开始放慢脚步，故意落在他身后。

听方才士兵所说，皇上和皇后必然是在一起，我若同去，万一被他们认出，我当然不愿做殉葬的后妃。

而趁这景王急于去救淑华公主之际，倒是最好的脱身时刻，此处只要穿过两个拱门，便是西角门。

神思间，手腕骤然一疼，却是被景王钳住，他唇边的弧度清明，是一抹讽刺的笑意：

“莫想逃。”

语音压低，字字入心。

他握我手腕的力度大，让我吃疼得不禁蹙起眉，这一蹙眉再松开时，已到倚凰宫前的酈台。

酈台，是皇上为皇后特意敕造的高台，西巽女子善舞能歌，皇后更颇精于此，但，她恐怕不会想到，昔日的荣华之处，今日恰成催命之所。

四周堆放着高高的柴禾，想必在西巽攻城之际，她就有此打算，所以现在，她一袭素白的衣裙端坐中央。

可，皇上并不在她身边，我眸光微转，看到那个懦弱的男人滞怔在柴禾外，羸弱的身子笼在帝王明黄的龙袍下，本该有的气势荡然无存。

我敛回视线的瞬间，景王冰冷的声音响起，打破彼时的沉静。

“淑华公主意欲何为？”

“国既亡，为玉碎！”

她竟是比我勇敢。

“倘若公主认南歧为家国，那么，公主之命便与我西巽无关。”景王酷冷的语气犹如刀锋一般从人心中划过，“公主可还是在等谁？”

这一语，无疑是逼皇后自尽！

景王果然是绝情之人！

哪怕他已松开我的手腕，那里依然有着让我惧怕的余温。

“皇上，您说过，与臣妾情比藕丝，今日难道不愿陪臣妾同去？”

她的话语中是一个女子对爱情最后的希冀，虽寥寥几句，触人至深，可那个男人还是沉默，这份可怕的沉默仿佛冬天屋檐下凝结的冰柱一样，摇摇欲坠，一旦坠落，伤到的便是近身之人。

沉默终被士兵的通传声打破：

“摄政王驾到！”

鼻端隐约有不属于这个季节的清莲气息传来，一袭深青的衣袍从我面前走过，全然不似景王的戎装。

“参见摄政王。”景王躬身行礼。

一边站立的西巽士兵也纷纷行礼，带着无比的恭敬，这种恭敬不同于对景王的惧怕，是一种接近对拥有至高王权者的恭敬。

我低着头，直到深青的袍在我前面站住，亦不敢抬起，然后我听到他询问的声音，很轻，但字字落入我耳中：

“吩咐下去，另外要找一名妃嫔，南歧的丽妃。”

我的心因这句话怦怦地跳着，可，面容依然镇静自若。

在深宫这些年，唯一得到的历练应该就是无论心底是怎么想的，别人永远看不穿，也看不透，只有这样，才能活得更长久一些。

“是，本王会吩咐人去寻找丽妃。”景王随即命令身后的士兵，搜寻丽妃。

心底有些疑惑，他明明知道丽妃已死，怎么如此搪塞摄政王呢？

“曲裳，下来，跟孤回西巽吧。”摄政王再启唇，语气却极温柔，喊着皇后的闺名，以亲情的呼唤。

皇后轻轻笑了，笑中带着一种哀伤，更带着一种惆怅：

“摄政王，从本宫远嫁南歧的这一天，本宫就知道，不可能再回去。身为帝王之女，是本宫的幸福，亦是不幸，但今天，本宫是心甘情愿地走，如此倒是干净，且不负任何人，唯求摄政王，勿把本宫的死讯告知母妃。”

“曲裳，你这是愚忠！”摄政王的声音里是深深的叹息。

此刻，景王却朗声道：

“淑华公主，贤妃早在十五年前，就因忤逆先帝被赐死。”

我惊愕地转望景王，说出如此歹毒话语的他，却安静地站在那边，用一种事不关己的从容神态。

而摄政王对景王的言语，也置若罔闻。

“母妃……”皇后凄凉地唤了一声，随后，火折子被她吹点起，燃烧的火舌借着三月的风势瞬间吞噬周围的柴禾。

抬起眸子，我看到，红色火光中的她，面庞渐渐不再清晰，唯有一句话清晰地飘了出来：

“皇上，臣妾终于怀了您的皇嗣，可惜，臣妾不愿意让他知道，他有这样一个懦弱和残忍的父亲！”

澹台慎远的脸刹那变得死灰一片，这份灰暗同火光的红烈形成鲜明对比。

但，从始至终，他的眉都没皱过一次，泪，也没有掉过一滴。

帝王之爱，不过如此……

景王将我仍安置在洗玉宫，并派了两个士兵守着。

夜已深，微微蹙眉间，计上心来。

吹灭蜡烛，黑暗中，我仅能有一次机会。

洗玉宫不同于别的宫，在主殿后设有一扇不起眼的偏门，偏门外是直通宫外的太液池。

虽然不知道出宫后该去哪，可我知道，留在这，说不定，明天的夕阳都看不到。

至于父亲，上卿大人，我相信，他的政治嗅觉比任何人都灵敏，说不定此时，他早效忠新主了。

而我在赔上这两年的光阴，以及他对我的不闻不问之后，很清楚，一个庶出的女儿，在

他眼里的利用价值早就尽了，尤其在南歧灭国的今日。

换上黑色裙衫，蹑手蹑脚把宫中的藏酒一路倒于地上，直到后殿门前，推开殿门，果然寂静无人。

关上殿门的刹那，我掏出随身的火折子，和皇后一样，将它吹起，刹那，火势把地上的美酒点燃，不消一会，整座宫殿便会付之一炬。

当火光在我身后燃起，照亮黑暗凄迷的南歧后宫时，我已站在太液池边，池面如镜，澄静得完全没有沾染杀戮血腥之气，这就是我要的归处，我微微地笑，借着洗玉宫那边人生鼎沸，尽量放轻身子与水接触时的声音。

记得老宫人说过，太液池顺着玉带桥的方向，一直通到护城河的活水。当年这般设计，则是出于风水考虑，南歧建都之地，为缺水之木，须引活水绕宫，方能保朝朝盛世繁华。

可，风水作保，也不过成就五代帝王，今日依然国破城覆。

现在，这方活水能为我所用，倒是托了当年风水之福。

黑色的裙裾濡湿，只要扎进水底，我便可以如鱼般自由遨游了吧，心下念着，但怎么都低不下脸来，领袖处骤然收起的束缚让我的颈部有些憋闷，怔滞间，男子若有若无的呼吸从耳后袭来，他是何时靠近我的，我竟一点声音都未听到，包括此时，我的领袖被他所挟也在毫无知觉中。

陡然生的凉意因男子的启唇，更凉于足下池水，一丝一丝侵进四骸，直到浑身犹如坠进千年冰窟一般。

“本王说过，莫要逃。”

他的声音犹如地狱的罗刹。

身子骤然凌空，我整个人随即向岸上扑去。

脱去戎装的景王站在我跟前，一袭玄色的锦袍。

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玄色成为他给我唯一的印象，这是一种意味着死亡和绝望的颜色，当经历过一切之后，我才发现，这抹玄色刻进的，又何止是我一个人的心底。

他紧抿着薄唇，眼底深黝莫测，唯有唇边一抹哂笑让我知道，他在看着我的狼狈，讥笑我的不堪。

我抬起头，直视他的谑笑，我不认为求生存是种耻辱，也不认为这样逃有失仪态。

他修长的手指捏住我的下颌，语音冷漠：

“如果再逃，本王会让你知道什么叫求生不得，求死无门。”

“奴婢不过是亡国宫里的一名宫女，王爷对奴婢未免太上心了吧。”我冷冷地将下颌挣离他的钳制，他没料到我会如此违逆，被挣开的手微微一滞。

被他捉到，是生是死，不再是我所能求得的，还不如公然忤逆，能让他因一时的兴致转移杀戮的嗜血。

他的手收回，目光犀利地从我脸上割过，唇边的哂笑化为另外一种我不明白的笑容。

然后，我突然再次腾空，恰是被他拦腰抱起，大踏步地往前走。

那一晚，洗玉宫的火，不仅烧去了曾经的丽妃，也将我褪变成另外一个女子。

当我后来站在西翼后宫的最高处时，我常常在想，如果彼时，我没有放那一场火，或者，我没有答应景王提出的条件，我接下来会走的路，是否因此而不同，但，凡事都没有如果，当景王把我带回他暂时下榻的云何宫，昔日姬太后的寝宫时，我便注定走上的，是无法再回头的路。

他将我扔在铺着猩红刻金丝牡丹凤纹的毡毯上，这里，曾经住着南歧最尊贵，也是南歧后官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女子，但现在，她和她的儿子一起沦为了西翼的阶下囚。

“你想活下去吗？”景王仿佛洞悉我的心思，倨傲地问。

我看到，他玄色的袍角上有一丝极淡的红色淤着，是男人的鲜血，还是女子的胭脂，当鲜血失去生命，胭脂失去色泽，这两者竟也可以如此的类似。

“您会让我活下去吗？”我抬起头，望着他。

这个男子我看不透，他眼底如同深潭一样，漆黑若墨。

“倘若你答应替本王做一件事，你不止可以活，而且本王保证，你会活得比现在更好。”

交换吗？

此时的我，其实没权利拒绝，哪怕条件再苛刻，或者不公平。

“不知道卑微如奴婢可以为您做什么事呢？”

“你叫什么名字？”他突然问。

名字？

我滞了一下，我的名字在我成为丽妃的那天就已经渐渐遗忘，因为那不过是我作为庶女时的一种身份，恐怕除了娘亲外，早没有人记得我的名字。进宫前，佣人们只称我为大小姐，但，尊敬的仅是大夫人所生的二小姐。

我的娘亲是妾，并且在生下我没多久，就死于一场意外。

“墨瞳。”我看着他的眼睛，脱口而出这个名字。

“墨瞳……”我看到他薄唇边扬起一抹弧度，似在玩味这个名字，当他的声音再次响起时，依然带着高高在上，让人无法企及的冰冷：“这件事，你现在还没有能力做，等到你有能力时，本王自会告诉你。从今晚起，你，墨瞳将不再是南歧的子民，从此刻开始，会按着本王赐给你的身世重新入宫为婢，记住了吗？”

我疑惑地望着他，他话语背后有几句乾坤，是彼时的我无法参透的，可，既然他许诺我生的希望，我又何必自寻烦恼呢？

我所能做的，仅是恭顺，然后，在他的示意下，换上士兵的戎装，再次遮起女儿红妆。

从那晚开始，直到抵达西翼都城镐京，他都命我随侍一旁，包括夜晚，我亦必须打地铺卧于同室。

六日后，西翼大军略加休整后，他奉摄政王之命，率十万将士先行回京复命。

归程的途中，景王着便袍乘坐车辇，我是唯一可以随坐于车辇的士兵，比起日夜脚力兼程的那些兵士自然是好过不少。

那一日午后，暂停行军，稍作歇息时，辇帘外，传来近身护将的声音：

“禀景王，军营中那些女子又有几个死了。”

“既然不日即将抵达镐京，还留那些女子在军营中做什么？”

“是，末将明白该如何处置。”

我不解地望着他，他仍闭目养神，车外，随着那护将的离去，隐隐有些响动传来，好奇促使我微微掀开窗纱的一角。

茜纱窗外，两名士兵正拉着一手推车，缓缓往林中走去，推车上置放的是几具女子裸露的尸体，从她们向后垂着的脸上，依稀辨出，恰是昔日宫中的几名后妃，虽然品级不高，也算曾沐得圣恩，可在国破后，却是如此的下场，这是任何人都史料未及的。

今日，我虽安然无恙地坐在这暖车香衾中，下一刻，殊知又会不会是她们中的一人呢？

目所及处，又有一队士兵押着数十名衣衫不整的女子，往林中行去，未过一会，传来了女子凄厉的叫声，然后，其中一名女子满身血污跌撞着跑出林子，那女子竟是薇贵姬，她疯颠地笑着，往我所在的车辇奔来，但，距离还很远时，她的身子陡然倒下，血从她的颈处喷溅而出，我惊骇得用手捂住嘴，仿佛那血喷溅在我脸上一样，身子不自禁地往后挪去。

他的手扶住我的肩膀，带着冰冷的温度：

“怎么，怕了？”

在这一刻，我终于明白，那些曾经和我一样明媚鲜艳的女子，在军营中沦为什么，更明白了，这只手的主人是何等的狠毒。

我想保持冷静，像以前一样，但，我的身子还是不受控制地在他的手下战兢地颤抖。

他的声音轻柔地响起，带着另一种绝狠的意味：

“如果你不听话，下场不会比她们好。”

我不露痕迹地避开他拥住我肩膀的手，默然地把茜纱窗放下，那一抹淡淡的红辉映进我的眸底，方才那片血腥之味亦渐渐隐去。

从南岐的后妃沦为西巽后宫一名卑微的宫女，倘若这是唯一活下去的路，我只能接受这份安排。

毕竟，身为后妃这两年，我品到的，是孤独和落寞，所有年少时关于举案齐眉的憧憬，在这两年内，一点点被蚕食殆尽。

如今，国既破，家不再，到哪里，做什么，其实对我的意义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上卿的千金，曾经的丽妃，都随着洗玉宫的一场火消逝吧。

从此，这世上只有墨瞳，再没有虞姬这个人的存在。

这一刻，我终于记起，伴我十四载至今的名字，虞姬。

我轻轻闭上眼，心绪归于淡泊，唇边浮出一抹笑意，纵是带着几许的莫奈何，可，必定是倾城之笑。

我的笑，一直是最美的。

这一笑，笑尽的不仅是过往的云烟，更是西巽后宫今后因我的到来所发生的颠覆。

君王杯中江山瘦，红颜倾城薄情笑。

这是我墨瞳的命数，亦是赢玄忆、赢玄景的命数……

抵达镐京的那天，景王换骑了骏马，我也下车辇，列入士兵的队伍中。

听着鞭炮雷鸣，欢声跃动，镐京百姓在安庆主道两侧纷纷以无比的喜悦来迎接这场昭示着西巽更为强大的凯旋。

景王戎装英飒地骑在马上，我偶尔抬起的眼眸，看到明光铠下，他的周身仿佛被镀上一层淡淡的金晖，宛如天神一般，让人景仰。

然，这份景仰对今日的我，不过意味着一场交换。

在簇拥的人群中，我同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但转瞬消失，再看不到。

仅看到，我曾经的夫君以及南岐曾经最尊贵的女人——姬太后，在队伍的另一侧，终于低下他们以往高傲的头颅。

于我，又何尝不认命呢？

我听到三呼万岁的声音，应是西巽的帝王御驾亲自欢迎大军归京。

我也在这一刻被景王身边的一名亲信悄悄地引往镐京的一间民居。

那一晚，景王来到这看似不起眼的民居，交给我一样用蜜腊封住的白玉膏脂，嘱咐我涂于脸上，而且涂上这层膏脂后，我本来灿若桃李的粉脸蓦地变成毫无气色，甚至略带些许苍黑的平凡容貌。

我淡然接受他的安排，并没有惊讶，或许，女子无貌在宫中更加能够生存。

翌日，一名着紫色宦官服的内侍来带我进宫，并把一张写有我身世的纸郑重交给我。

西巽，承明十五年，我成为昭阳宫中的一名宫女。

昭阳宫是西巽帝君寝宫。

直到那时，我才把他的名字记入了生命中——当今的西巽天子——承明帝赢玄忆。

平地里，我只负责打扫宫院，倒也十分清闲。

我一直揣测不出，景王安排我到昭阳宫做宫女的用意何在。

既如此，我乐得安然度过这短暂的，也是最风平浪静的一段日子。

第一次见到承明帝赢玄忆，恰逢我当早值，扫完宫院，就听外面有内侍尖利声音通报声。

那是他下朝回宫的时候。

他迈步走进宫中，有淡淡的香气随即萦绕我的鼻端。

我慌忙低下头，一瞥中，只看到旒冕垂下的十二串白玉珠遮住他大半的面庞，他身着玄色龙十二章纹服，纁色围裳，昂然地从御辇中下来，径直往殿中行去。

这是他给我最初的印象——威仪，那种高高在上的威仪，全然不似我曾经의 夫君，南歧君主澹台慎远。

帝王之尊就该是如此的吧。

入宫之后，我才渐渐知晓，他登基那年，北溟就被纳入江山的版图。

十五年后，南歧终于也归他所有。

他终是成为一统天下的帝王！

彼时的我对他甚至有着些许的景仰，对亡国之耻却没一丝恨意，或许，我真的很浅薄，为了生存，连恨都可以忘记。

这西巽后宫亦不似南歧，没有独宠之人，皇后之下，三妃平分秋色。

中宫文哲皇后是当朝丞相秦恒之女秦蕙。

宫内正一品三妃分别为宸妃上官雪、淑妃沐烟蕊、惠妃盛倩。

这些是我能记住名字的，因为都是宫内最大的主子，作为昭阳宫的宫女，不仅要认脸，还得记下这些正经主子的样貌。

三妃之中姿色最出众的，是宸妃上官雪，初见她承恩的那晚，即便去了所有钗环，远远望去，依然美得让人无法挪开目光。

她是妃位之尊，所以每次侍寝，不用驮妃公公驮进后宫，是有专用的肩辇，下辇后，一步一步迈进承欢殿。

可，她的圣宠和其他两妃持平，并未见有过之处，每月也至多一次的翻牌。

听同当差的宫女云纱说，本来前朝三妃的位分应该是：贵妃、贤妃、德妃，但承明帝大婚之后，将三妃的位份彻改，又在三妃上，设皇贵妃一位，至今却仍是悬空。

而三妃之下的妃嫔数量也远远超过南歧后宫。

原来，一个帝王并非俭于后宫，才能握住江山，譬如澹台慎远专宠皇后一人，最后还是落得国破的下场。

如此这般想时，还是有些辛酸涌上心头，南歧后宫的那两年，我始终是名弃妃。

“弃”字于我，终是心头一抹难以言喻的伤痛。

我是住在昭阳宫后的西四所中，和云纱俩人一屋，在宫中，住的地方也算是好的。

只做了宫女，尤其是西翼的宫女，才知道，宫女的命是祸福无常的。

和云纱去盛惠妃的福臻宫送皇上赏赐时，我曾亲眼看到，因底下宫女戴了一枝略为亮眼的珠花，便被盛惠妃罚跪在宫院前，后来听说，直到第四日，人奄奄一息时，才被宫里的内侍拖到暴室去。

暴室，进得去，出不来，云纱轻轻告诉我，带着几分惧色。

这后宫，除了帝王之尊，其实有谁的命真是命呢？

身上有些许的寒意涌来，我借着倒水，遮去脸上瞬间的苍白。

幸好昭阳宫的主子是承明帝，除了近身大宫女袭茹、月琳之外，主事的顺公公也不刁难下人，是以，在昭阳宫中当了月余的差，我的中规中矩倒不曾让自己受过惩处。

这一晚，云纱去打水未回，先前领我进宫的紫衣内侍突然来到屋中。

进宫后，我才知道，他叫小德子，是承明帝跟前，内侍总管顺公公门下的得意弟子，在后宫虽然资历不深，可连皇后宫中的主事内侍季公公见他，都得礼让三分。

但，我知道，他真正效力的主子是景王。

见他来，我起身，福身行礼。

他没有任何寒暄，只从袖中拿出一个紫色的锦盒，递于我：

“这是景王命奴才交给姑娘的，请姑娘按着上面所说的使用，必有意想不到的奇效。”

我伸手接过，打开锦盒，有淡淡的香气袭来，似麝非兰，十分好闻。

而盒内血红锦缎上，一字排开三颗腥红的药丸，盒端的盖沿下附着一张纸，上面写着：

“此药丸置于脐处，每隔一月换一颗。”

“姑娘，十日后，景王请姑娘子时往倾霁宫一趟。”

“倾霁宫？”

甫进宫，掌事宫女袭茹便把宫中规矩逐一知于我听，其中包含一条：倾霁宫为帝宫，擅入者，死。

小德子看出我的惊讶，笑道：

“姑娘且去无妨。十日后，倾霁宫的守卫皆会撤去，姑娘进去了，自然会明白景王的用意。”

去，或许会被赐死，可不去，我知道景王的手段。

我低眉敛眸，恭顺地道：

“墨瞳知晓了，有劳德公公回禀景王，十日后的子时，墨瞳定会去往倾霁宫。”

“咱家会回禀景王的，姑娘早些安歇吧，这宫里若有需要咱家处，尽管开口。”

我淡淡一笑，福身行礼，待他离开屋内，才发现捧着锦盒的手心，起了些许的黏汗。

我只取出一颗药丸，置于脐内。

当晚，云纱打水回来，见我已歇下，洗漱后，便挨着我睡过来。

“云纱，有件事，我一直奇怪。”

“什么事？”她的眼睛在黑夜中晶亮晶亮地发着光。

“今天我奉旨去鸾鸣宫送皇上赏给宸妃娘娘的应时鲜果，经过倾霁宫，觉得很奇怪，

怎么那么大一座宫，偏偏封了呢？”

“嘘，这事，可不能擅提，这倾霁宫啊，真是不祥呢，这宫里住过的，都是前朝皇上极其盛宠的女子，但结果或被废，或是死，都不是好下场。前年，皇上也曾下旨开过这宫，赐于一位娘娘，但还是应了不祥的诅咒，没过几月，宫里的娘娘被废到繁逝宫，随后又是封宫。”

繁逝宫是冷宫的所在。

我噤了声，不再多问，云纱侧蜷着身子，没一会，呼吸均匀地进入梦乡。

翌日，晨熙微露，云纱嘟囔着醒来：

“咦，我昨晚以为你薰了香，但都过了一晚上，这香怎么还没散呢？”

手抚上脐端的药丸，隐隐知道些许景王的用意，黛眉蹙了一下，旋即松开……

十日不过如白驹过隙。

第九日晚上，云纱在宫门当值，不到卯时，是不会交差回来的。

明日本是轮到我当值，可小德子借了老嬷嬷出宫探亲的因由，重新命月琳排了班，如此，我倒是得了一天的闲差，在辰时前，扫完中庭，即可卸差回屋。

一个人歇着实是无聊，我才吹灭蜡烛，准备睡下，小德子轻叩门：

“姑娘睡下了吗？”

我复点了蜡烛，起身开门：

“刚要歇下，德公公有何吩咐？”

“这是景王命咱家给姑娘的，明晚切记换上。”

我伸手接过他手里的包裹，里面沉甸甸的，略有些分量，想是衣物之类。

“姑娘可会唱曲？”

“幼时曾学过些许音律，不知德公公要墨瞳唱何曲？”

他一笑，将一张纸一并递给我：

“这上面有谱和词，明日姑娘往倾霁宫，照着上面的，唱来便可。”

我应声接了，他又转身消失在夜深处。

我打开那张纸，上面是一首宫怨的词谱，描述的无非是宫妃长久得不到帝王垂怜的思郁之情。

出身南歧上卿之家，自是精于音律，只轻吟这词曲，心里恍恍然的，还是会有所触动，身为弃妃的两年，我真的对帝君之恩没有一丝的期盼吗？

可，即便再有所期盼，在这两年中，也早蹉跎掉所有曾经初进宫时的希冀。

细细记下，随后打开包裹，里面安静地躺着一件白色纱裙和一只簪子，并无多大的特别之处。

我将一切收好，景王的盘算又岂会表面这样平平无奇？

手微颤，我抿了抿唇，只让自己敛了心神，不再去多想。

转眼到了翌日，晚膳时分，宫女紫燕敲了下虚掩的屋门，我起身上前，她站在那边，却并不进来：

“月琳姐姐身体不适，临时抽了云纱到前殿连值晚差，顺公公吩咐明早你去代前殿的差，记着，申时前，必须到前殿候着，若晚了，可不止一顿板子的事。”

我唯唯应了，她返身前，皱起娥眉：